

## 冷枚《仿仇英漢宮春曉圖》研究

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李亦梅

### 前言

本文試圖以清代宮廷畫家冷枚的作品《仿仇英漢宮春曉圖》作為研究重心，兼論冷枚在宮廷中的活動情形，對於他進宮與告老還鄉的時間有所確認。關於冷枚，文獻上的記載並不多，生卒年也不詳，我們只能藉由一些宮廷活動紀錄檔案來了解。筆者利用《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sup>1</sup>（以下稱《活計檔》）當中對於冷枚的記載，來了解一二；並且要從《仿仇英漢宮春曉圖》的風格，看出冷枚作品在當時的時代意義。

### 一、冷枚的宮廷生活

關於冷枚的生平記載，文獻上並沒有詳細說明他的生卒年，僅知道他是一位來自山東膠州（今山東膠縣膠肥）的畫家，《國朝畫徵錄》記載：

冷枚，字吉臣，膠州人，尤工士女，康熙五十年與畫《萬壽盛典圖》，總裁則王原祁也。<sup>2</sup>

文獻清楚記錄冷枚曾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共同參與《萬壽盛典圖》<sup>3</sup>，關於描繪《萬壽盛典圖》活動的紀錄，《四庫全書》之《萬壽盛典初集——奏摺》有更清楚的說明：

<sup>1</sup>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是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的工作記錄檔，所記載時間自雍正元年（1723）起，至宣統三年（1911），共計188年。內容則是造辦處人員依據各工作坊來分類紀錄，並且依照時間順序，有年、月、日明確詳載，紀錄皇帝要求的活動事宜，舉凡皇帝下諭的日期，作品製作的原料、製作的時間，以及製作完成後使用流程的來龍去脈……等，無不記載清楚，可說是詳細敘述的流水帳。藉由這樣的記事簿，我們還可以從中看出皇帝個人的愛好。參見侯皓之，〈活計檔的由來與其中的滿語漢譯〉，《故宮文物月刊》275期（2006，2），頁74-84。

<sup>2</sup> 參見（清）張庚撰，《國朝畫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1067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頁121。

<sup>3</sup> 關於《萬壽盛典圖》，始作於康熙五十年，一開始是由宋駿業主持，呈稿後，康熙皇帝又命令王原祁為總裁。兩年後，即1713年，王原祁病逝後，改由冷枚主導領銜，這件作品共由12名院畫畫家們合作完成，可惜畫跡不存，不能見其原貌。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10清代繪畫》（北京：人民美術，1986-1989），頁16。

是書係聖朝鉅典，不敢草率編摩，臣前掌院學士，任內素知編修，臣查嗣琛、嵇曾筠儲在文修撰，臣王世琛皆勤慎，可任纂修其收掌擬，即派補待。詔臣曹日瑛所有，《萬壽圖》中龍棚經棚計，共五十餘處，仍率冷枚等照依書式另畫刻本，列諸卷中則圖紀具陳，開卷瞭然，用以昭示四方永垂萬世。……其大絹畫圖於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進呈稿本，五十三年四月領到絹三十丈，遴選得畫圖人員徐玫等及萬壽科武元，臣金昆協同冷枚共十二人盡心繪畫。……<sup>4</sup>

此段奏摺記事清楚寫到領導人王原祁帶領著冷枚一起創作《萬壽盛典圖》之一事，並且由「絹三十丈」、「臣金昆協同冷枚共十二人」等敘述，得知描繪《萬壽盛典圖》是一項耗費周章的大工程，必須要眾人合心協力才得以完成。而這樣的文獻記載也讓我們得知，冷枚入宮供奉的時間一定是早於康熙五十年。

同樣對冷枚生平記事有所記錄的尚有《膠州志》的〈列傳·藝術篇〉，裡頭寫到他的師承來源：

冷枚，字吉臣，別號金門畫史，舊志工丹青，妙設色。初師五官正焦秉貞，後與秉貞相埒，畫人物尤為一時冠。國朝康熙時供奉內廷，為《桐葉封弟圖》尤著名，於時有數本，蓋因仁皇帝友愛莊親王而作。又嘗奉敕作《南巡圖》，焦秉貞敕繪《耕織圖》，枚復助之。《畫徵錄》載山東人，惟秉貞與冷枚，及州人法若真、高鳳翰四人而已。

5

《膠州志》的紀錄告訴我們冷枚學畫來源為焦秉貞（生卒年不詳）。<sup>6</sup> 又，焦秉貞曾在宮中擔任欽天監一職，<sup>7</sup> 這樣的職位也讓他得以接觸許多外來藝術品，並

<sup>4</sup> 參見《萬壽盛典初集——奏摺》，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儀制之屬。資料來源：《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5。

<sup>5</sup> 參見（清）李圖等纂、（清）張同聲修，《道光重修膠州志》，收入（清）周來邵纂修，《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南京：鳳凰，2004），頁296。

<sup>6</sup> 冷枚事師焦秉貞的記載，尚可見於《國朝院畫錄》、《國朝書畫家筆錄》。《國朝院畫錄》寫到：「冷枚，字吉臣，膠州人，工人物，焦秉貞弟子……。」參見（清）胡敬撰，《國朝院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1082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頁34。而《國朝書畫家筆錄》載錄：「冷枚，字吉臣，山東膠州人，焦秉貞弟子，人物士女工麗妍雅，頗得師傅，以畫供奉內廷最久時。」參見（清）寶鎮撰，《國朝書畫家筆錄》（台北：文史哲，民60），頁190。

<sup>7</sup> 《國朝畫徵錄》寫到：「焦秉貞，濟寧人，欽天監五官正。工人物，其位置之自近而遠，由大及小，不爽毫毛，蓋西洋法也。康熙中祇候內廷。」參見（清）張庚撰，《國朝畫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1067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頁121。又，焦秉貞的繪畫風格可見於《國朝院畫錄》中的記載：「海西法善於繪影，剖析分判，以量度陰陽向背，斜正長短，就其影之所著，而設色分濃淡明暗焉。故遠視則人畜、花木、屋宇皆植立而形圓。以至照有天光，蒸為雲氣，窮深極遠，均祭布於寸縑尺楮之中。」參見（清）胡敬，《國朝院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1082冊（上海：

從中學習西畫技法。冷枚既為焦氏徒弟，自然也會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此外，此段文獻也提到冷枚的另一件作品《桐葉封弟圖》，此件作品至今已不可尋，相關書目上也不見相關的記錄，但我們可以由記載提及的另一件《南巡圖》來推測冷枚的入宮時間。康熙時期的《南巡圖》即《康熙南巡圖》<sup>8</sup> 卷，康熙三十年時（1691年）開始繪製，既然冷枚參與其中，入宮供職的時間自然不會晚於此時。由此紀錄我們更可以將冷枚入宮服務的時間推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之前。

對於冷枚入宮的時間有確切的認識之後，我們接著要問：「冷枚如何進到宮中服務？是否有『推手』的幫忙，才讓他得以入宮作畫？」在清代宮廷畫院中，畫家得以入宮為皇帝作畫的管道不少，可能是父子相傳、師徒相授……等；也可能是經由官員或是朝臣們的推薦，獲得皇帝的同意後便得入宮作畫；也有因為受到皇帝賞識，直接召進的畫家；更可以是畫家自我推薦，進而入宮供奉作畫。<sup>9</sup> 而冷枚是經由老師焦秉貞推薦，進宮服務了康熙、雍正與乾隆三朝，<sup>10</sup> 可說是位服務最久的老畫師。

冷枚是在康熙朝即入宮供奉，其後因政治原因而於雍正朝時辭去供奉一職；關於冷枚被逐出畫院的原因，歷史文獻上並沒有記載，<sup>11</sup> 只知道雍正皇帝在位整整十三年間（1723-1736年），冷枚沒有再跨進宮廷畫院一步。雖然不在畫院作畫，但冷枚的創作仍是持續不斷，如現藏於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傳）冷枚所作《連生貴子圖》<sup>12</sup>【圖 1】可被認為是冷枚在這時期於宮外所作的作品之一。此件作品同樣是以冷枚拿手的仕女畫作為題材，畫中女子手拿蓮花，蓮花上繫有一

上海古籍，1995），頁 33-34。兩段文獻記載皆是說明焦秉貞的繪畫是受到西洋畫技法的影響。

<sup>8</sup> 《康熙南巡圖》，王翬（1632-1717）等作，共十二幅，卷、絹本、設色，縱 67.8cm，橫 1400 至 2600cm 不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康熙南巡是為了深入民間，視察江南地區人民生活，最重要的是要撫平江南一帶民眾的反清情緒而作的的出巡活動，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間，曾經有過六次南巡的盛舉。並在第二次南巡結束後，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下令曹筌任「《南巡圖》監畫」，徵召畫家開始繪製《康熙南巡圖》。詳細描繪了整個南巡過程，但至今僅存九卷。其中第十二卷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是由王翬領銜主繪，冷枚等人也參與其中，全圖費時六年才完成。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10 清代繪畫》（北京：人民美術，1986-1989），頁 15-16。

<sup>9</sup> 清代宮廷畫家的來源大致上有四個管道：一是朝臣和地方官員推薦，如花鳥畫家余省（生卒年不詳），曾被禮部尚書和戶部尚書的海望推薦，得到機會入宮；二為皇帝的直接招納吸收，如王翬，因為康熙皇帝召命專畫《康熙南巡圖》而入宮作畫；三是畫家自我推薦，代表畫家如金廷標（生卒年不詳）等人；四為內廷師徒或父子相承襲，如冷枚的例子。參見華彬，《中國宮廷繪畫史》（瀋陽：江寧美術，2003），頁 373-74。

<sup>10</sup> 楊伯達認為，冷枚入宮的管道就是經由焦秉貞的推薦，冷枚才得以順利進入宮廷畫院服務。參見楊伯達，《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頁 109-110。

<sup>11</sup> 聶崇正曾對冷枚在雍正年間未入宮的原因進行探究，他認為冷枚之所以「失寵」的原因在於，他為允礽皇太子畫了《養正圖》共十冊，但允礽是和胤貞同樣視角逐皇位的太子，因此雍正對於那些共同爭取皇位對象的人，在他上位時，一律嚴厲處置。關於冷枚於雍正在位時被逐出畫院一事，可詳參〈試解畫家冷枚失寵之謎〉，收入聶崇正，《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臺北：東大，1996），頁 65-70。

<sup>12</sup> 《連生貴子圖》，冷枚，年代不詳，軸、絹本、設色，95.5\*48.5 公分，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藏。圖取自《中國歷代仕女畫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河北教育，1998），頁 107。

樂器蘆笙，一旁的桂樹與女子膝下的孩童，各圖像的配置巧妙地構成一張富吉祥意味的作品，「蓮花」、「蘆笙」、「桂樹」、「小孩」，是取其諧音作為「連生貴子」，祈求能早生貴子、多子多孫。仔細查看畫上的題識，不再是供奉朝廷時所用的「臣」字款<sup>13</sup> 落款方式，而是改用「金門畫史冷枚」【圖 2】作為題識，可見創作該件作品時，冷枚並非在宮中為皇帝作畫。再加上「連生貴子」母題的創作，是源自民間風俗，人們多將此吉祥圖案裝飾於新婚夫妻臥房，祈求早生貴子。<sup>14</sup> 清代楊柳青年畫也常以此題材象徵比喻，如《連生貴子》<sup>15</sup>【圖 3】，畫中兩個孩童作舞蹈姿勢，一人手拿蓮花，另一人則拿笙，下有桂花、石榴等作為陪襯，同樣是取諧音「連生貴子」，反映出舊時人們希望子孫滿堂的吉祥意義。因此筆者推測，（傳）冷枚《連生貴子圖》是於宮外創作時受到民間傳統的影響，證明此件作品是冷枚未入宮服務，即雍正年間所作。

直到乾隆皇帝即位，乾隆元年（1736 年），才再把他召回畫院。且以特別的禮遇對待他：

初九日，內大臣海望奉上諭：將畫畫人冷枚傳來，照慈寧宮畫畫人賞給錢糧。令伊將圓明園殿宇處所，照畫過熱河圖樣，每處畫圖一張，繪總畫一張，欽此。<sup>16</sup>

十二日員外郎常保將畫畫人冷枚家口甚眾，錢糧不足度用，回明內大臣海望，著畫畫人冷枚俟。到圓明園去時，除伊在本庫每月所食錢糧十一兩之外，再給飯銀三兩俟。畫完時，再將飯銀停止。記此。

<sup>17</sup>

除了供給冷枚基本的錢糧之外，對於冷枚的家屬也是照顧有加，「每月所食錢糧十一兩，再給飯銀三兩」在當時可算是相當多的「薪資」，我們可以對照乾隆賞賜其他畫家的紀錄看出其中的差異：

初八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傳旨，畫院處畫畫人等次：金昆、孫祐、丁觀鵬、張雨森、余省、周鯤等六人，一等，每月給食錢糧

<sup>13</sup> 清代「臣」字款繪畫，有著固定的題款形式，如「臣允禧恭畫」、「臣丁觀鵬奉敕恭繪」、「臣堂岱恭繪」……等，絕無例外。聶崇正認為，「臣」字款繪畫可分成「宗室畫」、「大臣畫」、「民間畫」、「宮廷畫」四種狀況。而清代「臣字款」畫的作者不一定是宮廷畫家，但宮廷畫家為皇帝和宮廷所畫的作品上必定有「臣」字。參見聶崇正，《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臺北：東大，1996），頁 29-35。

<sup>14</sup> 參見姚夢谷等人編，《中華民俗版畫》（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民 66），頁 110。

<sup>15</sup> 《連生貴子》，清代楊柳青，月光、套色、筆繪，30\*30 公分。圖取自王樹村，《中國民間年畫史圖錄（下）》（上海：人民美術，1991），頁 634。

<sup>16</sup> 參見《活計檔》，Box No.74，乾隆元年（三）如意館，頁 477-78。

<sup>17</sup> 參見同上註，頁 479。

銀八兩、公費銀三兩；吳桂、余穉、程志道、張為邦等四人，二等，每月給食錢糧銀六兩、公費銀三兩；戴洪、廬湛、吳棫、戴正、徐燾等五人，三等，每月給食錢糧銀四兩、公費銀三兩，欽此。<sup>18</sup>

就連一等職位的宮廷畫家也僅是賞獲「食錢糧銀八兩、公費銀三兩」，相較之下，冷枚確實獲得較高的「福利」，可見得他在乾隆皇帝心目中佔有的重要地位。而冷枚或許是體會皇帝對他的愛戴，在乾隆前期不斷地作畫呈進，產量頗豐。<sup>19</sup>清代宮廷中，完成一件作品並非輕鬆可成，畫家們都必須要經過一段深思熟慮的構思過程，再起草稿。草稿也是經過不斷地修改後才得以定稿。此時，要先送呈御覽，經過皇帝的同意後，才得以動筆繪製。然後才是填彩著色，最後再送交皇帝，再次經過皇帝的許可才能托紙裱褙……，歷經一道道繁複的手續，一件作品才能完成。

但是被重新召進宮中的冷枚，此時已步入年老階段，作畫困難，經過乾隆皇帝的同意，其子冷鑑也被派入宮中，協助父親作畫。《活計檔》裡乾隆元年記載：

於本月二十三日員外郎常保來說，回明內大臣海望給冷枚之子冷鑑三等錢糧及衣服銀兩。<sup>20</sup>

被徵召入宮的冷鑑，和父親共同協力合作，也有不少作品產生：<sup>21</sup>

十四日太監呂進朝將畫畫人冷鑑畫得白描《東漢功臣圖》二十七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此畫交芟荷香收著，再著畫畫人冷鑑字畫人物大畫一張，欽此。<sup>22</sup>

又在乾隆七年（1742年）時，為了感召獎勵冷枚在宮內長期服務，乾隆皇帝賜與銀五十兩：

二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傳旨著動用造辦處錢糧賞冷枚銀五十兩，欽此。<sup>23</sup>

這對畫院中的畫師來說，是很大的獎賞，可見冷枚深受皇帝的賞識。究竟冷枚在

<sup>18</sup> 參見《活計檔》，Box No.80，乾隆六年（八）記事錄，頁276。

<sup>19</sup> 參見【表1】「冷枚大事記」中冷枚的作品。

<sup>20</sup> 參見《活計檔》，Box No.74，乾隆元年（四）記事錄，頁523-24。

<sup>21</sup> 參見【表1】「冷枚大事記」中冷鑑的作品。

<sup>22</sup> 參見《活計檔》，Box No.78，乾隆四年（六）畫作，頁228。

<sup>23</sup> 參見《活計檔》，Box No.81，乾隆七年（五）記事錄，頁279。

宮中服務的時間到什麼時候，學者們多斷定為在乾隆七年，<sup>24</sup> 但是筆者查閱《活計檔》的紀錄，乾隆八年尚留有關於冷枚的記載，<sup>25</sup> 太監、大臣們在此時也會呈進冷枚作品：

於本月初十日司庫白世秀將王原祁斗方十二張、冷枚斗方十二張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進，訖。<sup>26</sup>

僅留有將冷枚作品傳進的紀錄，是無法證實冷枚當時仍持續創作，更無法確定冷枚當時是否還留在宮中。筆者再查閱《活計檔》，最後一次見到「傳旨著冷枚畫畫」是在乾隆六年：

十六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傳旨著冷枚畫畫一張，先起稿呈覽准，將再畫畫，□年節要得，欽此。<sup>27</sup>

為了應付年節的到來，皇帝下令冷枚畫年畫。因此筆者推測，乾隆六年至七年初，冷枚依舊在宮中服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八年一些未落款的畫作，乾隆卻下令題上冷枚的落款：

初五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胡世傑交白描絹畫十二副、張照字斗方十二張、《涓子養雞》畫一張，傳旨將《涓子養雞》托紙一層，落冷枚的款，其白描畫表冊頁一冊，亦落款冷枚的款，欽此。<sup>28</sup>

這樣的記載讓我們了解皇帝厚愛冷枚的程度。這些作品雖不知原作者為誰，但可能為冷枚在宮中活動時的舊作，由於乾隆極為愛好冷枚作品，因而再請人題上冷枚的款，進而呈進、裝裱，表示皇帝對冷枚風格的喜愛；也幫助我們再次確認乾隆八年時，冷枚已不在造辦處活動，所以將冷枚活動時間斷定在乾隆七年是比較妥當的。至於離開宮廷的原因，可能因年老衰弱、無力作畫而離開宮廷，在朝中供奉近四十餘年。

冷枚的作品風格，筆墨工整、華麗細膩，且受到西洋繪畫風格影響，在他的

<sup>24</sup> 聶崇正談到，《活計檔》裡乾隆七年7月記載：「太監高玉傳旨：著動用造辦處錢糧賞給冷枚銀五十兩」，這是冷枚在宮中最後的活動消息，並且是在當年離開宮廷，不久之後便死去。參見同註11，頁60。楊伯達也提到，乾隆八年，甚至是到乾隆九年，《活計檔》都有大臣將冷枚作品托紙貼落的紀錄，但卻不見皇帝欽指冷枚作畫的字眼，因此將冷枚在造辦處活動的時間定在乾隆七年比較好。參見《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頁112。

<sup>25</sup> 詳見【表1】「冷枚大事記」，乾隆八年。

<sup>26</sup> 參見《活計檔》，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415。

<sup>27</sup> 參見《活計檔》，Box No.80，乾隆六年（九）畫院處，頁412。

<sup>28</sup> 參見《活計檔》，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430。

作品中可見得「西洋風」的流露。如《春夜宴桃李園》<sup>29</sup>【圖4】，人物施以明暗陰影法，更顯立體感；房舍則採用西洋透視法處理，使得畫作空間更具深度感。所謂西洋透視法意指「焦點透視法」，傳到中國後改以「線法畫」著稱，因為作畫時必須在畫面上先畫出線條，以取得空間透視的效果，因而得名。<sup>30</sup> 此件作品採中國傳統的繪畫題材與媒材，再結合西洋構圖中的透視法則，讓作品呈現中西合璧的繪畫風格。

早在西洋傳教士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sup>31</sup> 來華之前，因冷枚的老師焦秉貞任欽天監一職，多與歐洲人來往，見識許多歐美的藝術作品，耳濡目染下，使得師徒兩人皆會受到西洋畫技法影響，<sup>32</sup> 並且將西洋繪畫技法運用於自己的畫作。因此在冷枚畫作中時常可見西方「透視法」、「明暗陰影法」的運用，形成一種中西合璧的特色，這也成為當時清代宮廷畫風的常見面貌之一。

## 二、畫中有畫——冷枚《仿仇英漢宮春曉圖》圖像分析

### （一）冷枚《仿仇英漢宮春曉圖》描述

冷枚《仿仇英漢宮春曉圖》卷【圖5】，清聖祖康熙四十二年（1703）畫成，長800.8公分，寬33.4公分，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畫作上除了冷枚所畫以漢宮春曉為題的內容外，卷首處為陳邦彥的題詩，冷枚則在卷末款識：「冷枚。癸未春三月奉敕仿仇英漢宮春曉圖。臣冷枚恭畫。」另外，乾隆除了蓋有鑑藏寶璽外，也在畫作隔水題識：「乾隆甲子仲春御題」。《石渠寶笈》卷十六中記載著關於這件作品內容：

冷枚《仿仇英漢宮春曉圖》一卷，上等。黃一素，絹本、著色畫，款識云：「癸未春三月奉勅仿仇英漢宮春曉圖。臣冷枚恭畫。」下

<sup>29</sup> 《春夜宴桃李園》，冷枚，年代不詳，軸、絹本、著色畫，188.4\*95.6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圖取自國立故宮書畫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十三）》（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頁217。

<sup>30</sup> 關於「線法畫」說明，可參見聶崇正，〈“線法畫”小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3），頁55-58。

<sup>31</sup> 郎世寧，康熙五十四年（1714年）來京，為康熙皇帝效命七年，除了傳教外，也在宮廷中創作油畫、傳授西洋繪畫技法，且學習中國筆墨，對中國清代宮廷繪畫影響深遠。代表作品有《百駿圖》。參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10 清代繪畫》（北京：人民美術，1986-1989），頁20。

<sup>32</sup> 王耀庭認為，若要研究郎世寧來華前後對清代宮廷畫家的影響，可分成郎氏來華前，是以焦秉貞與冷枚為主的宮廷畫家；以及郎氏來華之後的丁觀鵬為主。兩者都是受到西洋畫法的影響，但是在畫面用色上，前者不如後者來得濃艷。因此郎氏來華前，即康熙時代，畫家在色彩表現上較淡；而郎氏來華後，即乾隆時代，在色彩表現就轉為較鮮艷的用色。參見王耀庭，〈新視界——郎世寧與清宮西洋風〉，《故宮文物月刊》295期（2007，10），頁13。

有「臣冷枚」、「夙夜匪懈」二印。卷高一尺五分，廣四尺九寸，有奇前隔水陳邦彥書，御題詩云：「柳暗花明曙景新，生綃圖得漢宮春。漢宮春色尋常遍，不到金階奉帚人，披香殿裏按雲和，玉樹千枝艷綺羅。為妬平陽頻賜錦，選來小玉自教歌。勻貼胭脂襯粉濃，迎風端不讓芙蓉。畫師恐是毛延壽，費卻金錢更斂容。乾隆甲子仲春御筆題，臣陳邦彥敬書。」<sup>33</sup>

值得注意的是，冷枚完成這件作品的時間是在康熙癸未，也就是 1703 年作成，但陳邦彥奉乾隆之命於乾隆甲子，即 1744 年題詩落款，是經過了 40 年後，乾隆欣賞此作，對於冷枚作品甚是滿意，並奉命陳邦彥為其題識，可見得乾隆對於冷枚《仿仇英漢宮春曉圖》的賞識。巧的是，1744 年也是乾隆下令眾臣們開始編撰《石渠寶笈》的時間，而冷枚的《仿仇英漢宮春曉圖》在這同時也被收入《石渠寶笈》的著錄範圍，並且獲得「上等」的最高評價，由此可見乾隆對冷枚這件作品評價極高。

從畫題得知，冷枚是仿（傳）仇英所作的《漢宮春曉圖》【圖 6】。首先，「漢宮春曉」主要是以春日晨曦中的漢代宮廷生活情景為題，描繪後宮佳麗百態，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故事莫過於「毛延壽與王昭君故事」。漢元帝時期，後宮佳麗眾多，皇帝請來畫家替后妃們描繪畫像，再將所畫得圖像傳交皇帝賞鑑，用以決定是否召見該位妃子。因此，后妃們無不使出渾身解數來賄賂宮廷畫師，但王昭君不願。宮廷畫師毛延壽將此不滿情緒，轉而利用畫筆醜化佳人。而這故事成為一象徵典故，為仇英與冷枚所引用，出現在各自的《漢宮春曉圖》中，只是在（傳）仇英與冷枚的作品中，王昭君的形象改以皇后代替。

在冷枚《仿仇英漢宮春曉圖》中，從卷首的宮外到卷中的正宮，一直到卷尾的宮外景色，無不描寫細緻。卷首處，男人們合力扛著貢品準備入宮，一旁的侍從們有的指揮著他們前進的方向，有的則幫忙端拿貢品；宮內庭園中，一身穿藍袍的官員指示著僕人餵食雙鶴，雙鶴的描繪也為畫面帶來吉祥的象徵。觀者的視線隨著畫卷開閣之間來到了宮中，帶動作的人物彷彿附有「指導方向」意味的，將觀者的視線引領向下一個場景。筆者依照冷枚所畫的內容分為前殿、主殿、後殿說明：前殿裡，后妃宮女們進行著澆花、談天、奏樂、跳舞、觀舞、與孩童們嬉戲...等活動；主殿周圍，則有採花、插花、下棋、觀畫、梳妝……等；後殿中的場景，正是畫師毛延壽寫真皇后的情境，宮殿外更有宮女們採花聊天的場景，好不熱鬧。卷尾來到宮外，一侍女划舟準備渡河到對岸，在對岸的亭台樓閣中結束了整件畫作。

<sup>33</sup> 參見《石渠寶笈》，卷六，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資料來源：《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5。



## （二）與（傳）仇英《漢宮春曉圖》的比較

（傳）仇英《漢宮春曉圖》（以下稱（傳）仇英本）所描繪的也是漢宮中嬪妃生活，活動內容包括觀鳥、澆花、理妝、舞蹈、奏樂、觀書畫、對弈、刺繡、寫照、撲蝶...等，和冷枚《仿仇英漢宮春曉圖》（以下稱冷枚本）類似。這兩本於卷首和卷尾處，皆是利用城牆來區隔出宮廷內外景色的差異，藉此製造出兩個空間的效果，但冷枚本在卷尾的處理上，利用划船渡河的宮女帶出畫作尚未結束的玄機，讓觀者更能想像延伸至畫外的世界。兩本所描繪的內容雖是以漢代宮廷故事為基，但仔細觀看，畫中所寫的景物、傢俱卻不是漢代應有的生活。若查看漢代圖像，如畫像石、磚上面，人物多半是席地而坐，如四川成都的《宴樂畫像磚》<sup>34</sup>【圖 7】，縱使坐於家具上，也都是屬於矮型的傢俱。（傳）仇英本以及冷枚本皆僅有典故之名，但將內容更改成自己時代所有的，如（傳）仇英本畫作中，大都使用高型傢俱，無論是奏樂用的月牙凳，或是對弈所擺放的高型束腰棋桌，這些都是漢代沒有的。反觀冷枚本的傢俱更是如此，由此見證仇英與冷枚皆非一味的摹古仿造，此種創作方式乃是取歷代精華之處，加上自己的想像與創造，以最美的形象和形式來表現繪畫內容。

兩本相異處上可從空間處理方式談起，冷枚本內容中，因為受到外來西畫法的影響，畫作中增添許多表現空間的興趣，如描繪建築物時使用透視法則：曲折的城牆、前後景的樹木、宮廷內部空間……等，企圖去營造畫面中近大遠小的空間深遠感。反觀（傳）仇英本的內容，則是較注意人物的描寫變化，空間處理上則沒有冷枚來得重視，所有人物在畫面中彷彿是舞台上一字排開的演員，整個舞台空間往前推進，前景也不像冷枚本會利用樹木的點綴來製造空間感；此外，整個宮廷生活呈現，僅在一個區域範圍內完全展現，不如冷枚利用城牆來區隔出不同的生活空間，讓畫面中四個不同的空間，得以表現出豐富的宮廷生活。另外，宮廷的紅柱上，冷枚本參以西方物象立體化效果，利用不同的明度去製造柱子的立體感。藉由這些比對可以看出冷枚在空間處理上的用心，可見冷枚當時確實受到外來西畫法的影響。

若再對比兩件作品中佳麗們活動景象，可發現冷枚並非亦步亦趨地臨摹仿寫，而是依自己的意思去模仿（傳）仇英的版本，用秀勁的筆法，鮮艷明麗的顏色，刻劃出宮廷后妃們的熱鬧生活景象。在（傳）仇英本中，仕女們的形象不同於前代如唐代仕女、甚至到明代的仕女之較為豐潤的造型，這裡已轉趨為纖細的體態。而冷枚本中的女性，形象更為瘦弱，臉部也不同於（傳）仇英本中較瘦長的鵝蛋臉，改以短小的雞蛋臉取代，搭配細瘦的身軀，使得宮女們的身體比例更為修長；而肩膀更為瘦窄，斜溜的弧度更大，賦予女子更多柔媚瘦弱的形象；此

<sup>34</sup> 《宴樂畫像磚》，四川成都，東漢時期。圖取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18 漢代畫像石、畫像磚》（北京：人民美術，1986-1989），頁 241。

外，與（傳）仇英本中女子的姿態相比，冷枚的仕女們更富動感。這樣的形象也可以在冷枚的另一件《春閨倦讀圖》<sup>35</sup>【圖 8】見得，畫中的女子手拿書卷，半倚靠在桌上，透過衣紋線條的描繪與渲染技法，將女子動態感展現無遺，更將女性柔媚形象塑造出來。

而畫師描繪后妃畫像一景，兩本皆有所寫照，乃「畫中有畫」的表現，但兩本展現方式不同：冷枚本正起草於人像輪廓線條的勾勒【圖 9】，而（傳）仇英本已經是到填彩上色的階段【圖 10】，如此大的差異，也讓人猜想，冷枚要在這件作品傳達出現場寫生的情況，因為工筆畫的描繪需要耗費多時，畫師必須要在短時間內記下對象的面孔與姿態，之後再憑自己的記憶與想像來完成作品；反觀（傳）仇英本，實在不可能為真實描繪場景，若為現場寫生，畫師為皇后像填彩上色時，早已花費多時，皇后體力應該也不堪負荷吧？！

### 三、漢宮春曉母題的發展

歷代以來以「漢宮春曉」作為主題創作的作品相當多，無論是存世畫蹟或是在書目上流傳的作品，都可見以宮廷女子為主題的藝術作品，如台北故宮博物院便藏有十件以漢宮春曉作為主題的繪畫作品。而文獻上記載以漢宮春曉為名的作品，最早可追至唐代，《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十三記到：

唐尹繼昭《漢宮春曉圖》，團扇，絹本著色，宮人曉粧，綠陰深院上有古印模糊。「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欄干。」宋高宗泥金草書對題，團扇藍絹本。<sup>36</sup>

這件作品畫蹟已不可尋，但是藉由文獻描述，我們知道它主要也是以描繪宮廷仕女生活為主要的作品。而現存以「漢宮春曉」為題的作品，唐代之前並未見，從宋代起才有所見聞，如現藏於台北故宮宋代趙伯駒（1119-1185）的作品<sup>37</sup>【圖 11】，不同於冷枚本橫卷的形制，改採立軸去營造畫面空間感，且不同於冷枚細心安排人物的活動，趙伯駒反而將重點置於亭台樓閣的描繪，人物僅是點景的配角作用，較無法表現出漢代宮廷嬪妃們的生活景像。此外，馬遠（約 1190-1279）也

<sup>35</sup> 《春閨倦讀圖》，冷枚，1724 年，軸、絹本、設色，175\*104 公分，天津藝術博物館藏。圖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繪畫全集——27》（北京：文物；杭州：浙江人民美術，1997-），頁 156。

<sup>36</sup> 參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十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資料來源：《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5。

<sup>37</sup> 《漢宮春曉》，趙伯駒，年代不詳，軸、絹本、設色，41.4 x 35.5 公分，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圖取自國立故宮書畫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二）》（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頁 9-10。

曾以此母題作一發揮，但該件畫作至今無法考，《式古堂書畫彙考》寫到：

白石山樵云：「池灣沈仲貞多家藏，出示宋人畫冊，內李唐、趙千里、劉松年、李嵩皆精絕，餘馬夏為多，又見馬遠《漢宮春曉》，……」

38

同樣以「漢宮春曉」為題的，冷枚的老師—焦秉貞也曾畫過。此件《漢宮春曉》<sup>39</sup>【圖 12】也是採立軸形制來表現畫面內容，利用立軸上至下展開的優勢，更能處理畫面的空間深度感。由題識得知，焦秉貞同樣是仿（傳）仇英本，人物的配置隨著畫面動線作安排，宮女們的活動出現於畫面各處：聊天、下棋、賞鳥……等活動也可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件作品尚未受到西洋畫法的影響，是焦秉貞 1672 年的作品，屬於焦秉貞早期作品，仍留有單純的中國傳統繪畫技法。

如此以宮中生活作為描述對象，不禁讓我們聯想清代章回小說《紅樓夢》的故事內容，是以金陵四大家——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生活為發展核心，從中看出中國貴族生活的興盛與衰落。故事鋪陳除了細心刻畫每個角色的性格外，作者曹雪芹（1715-63）更是對於故事中的場景、事物……等，皆作生動的描述，影響後世極深。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中第九十二回〈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曾提及漢宮春曉：

馮紫英道：「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一來會會，二來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洋貨，可以做得貢的。一件是圍屏，有二十四扇榻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間雖說不是玉，卻是絕好的硝子石，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等物。一扇上有五六十個人，都是宮妝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觀園中正廳上卻可用得著。……」<sup>40</sup>

……馮紫英道：「這四件東西價兒也不很貴，兩萬銀他就賣。母珠一萬，鮫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sup>41</sup>

這段敘述是馮紫英向賈府推銷洋貨的過程，其中一件便是以漢宮春曉為主題的圍屏，這件紫檀材質作成的圍屏究竟為何？實不可考，但是依文中的敘述，我們可

<sup>38</sup> 參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十二，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資料來源：《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5。

<sup>39</sup> 《漢宮春曉》，焦秉貞，1672年，軸、絹、設色，158\*82.2公分，藏處不詳。圖取自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藝苑掇英》47期（1994年），頁39。

<sup>40</sup> 參見（清）曹雪芹著，楊家駱主編，《紅樓夢（下）》（台北：世界書局，1973），頁612。

<sup>41</sup> 同上註。

以知道這件《漢宮春曉》形制上非先前提過的繪畫作品，而是一件紫檀木作成的圍屏，中間鑲有硝子石，共有 24 扇，刻工細膩，且價值不匪。周功鑫曾以四件款彩《漢宮春曉》漆屏風為研究：一件是時間較早且有年款的《漢宮春曉》款彩屏風，康熙十一年（1672）作成，現藏於華盛頓福瑞爾藝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的六曲屏風；第二件是現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漢宮春曉》；最後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 Museum, Amsterdam）收藏的一式兩件六曲屏風。周功鑫分別去分析這四件作品的圖像內容，並且針對當時漆工藝西傳後對於歐洲的影響作一番討論。<sup>42</sup>

其中，現藏於福瑞爾藝術館的《漢宮春曉》<sup>43</sup>【圖 13】款彩屏風也是作於康熙時期，它的年代比冷枚的作品更早。將兩件作品相比，在空間的處理上，款彩屏風因為受限於形制，無法像冷枚本的手卷得以展開，表現畫面空間；在這件福瑞爾藝術館的《漢宮春曉》款彩屏風裡，我們可以看到各式殿宇以包圍式的構圖組成畫面空間：兩旁的城牆、樓梯讓畫面構成一個倒梯形，觀者能將視線鎖定在畫面中央的主殿活動；又，水平線的降低能讓我們看見樓閣屋頂，甚至是遠方的景色，這樣的透視角度不同於冷枚本完全不見屋頂的形式，僅將畫面鎖定在宮廷中人物的活動安排。

將兩件不同材質的《漢宮春曉》作一對比，仍可發現許多相似之處，兩者同樣利用前景的景物與中景的樓閣來製造空間遠近感，讓畫面更具深度。此外，冷枚畫中宮女們活動的情景也可以在款彩屏風找到，如主殿中婆娑起舞的仕女們，無論是整個舞蹈呈現的構圖、皇后及一旁宮女們的圍觀的佈局，或是表演者跳舞的姿態，和（傳）仇英本的相比，冷枚本的舞蹈姿態更近於款彩屏風的內容【圖 14】。如此的巧合不禁讓人猜測，冷枚是否有見過這件款彩屏風？進而受到此款屏風佈局的影響？此處尚不可解。而可以確定的是，在冷枚這件作品中，已不再是照單全收的仿造，而是取各家精華，取（傳）仇英本的傳統，可能再加上款彩屏風的內容圖像，並融入自己的意見，再以西法的融合畫出。從以上這些敘述，我們也可以知道，以宮中女子為主題的「漢宮春曉」確實一直不斷地流行。

#### 四、結語

冷枚入宮供俸的時間可推算應不晚於康熙三十年，雍正年間則不進宮供職，雖是如此，此階段仍有相當豐富的作品產量，（傳）《連生貴子圖》、《春閨倦

<sup>42</sup> 參見周功鑫，《清康熙前期款彩〈漢宮春曉〉漆屏風與中國漆工藝之西傳》（台北：台北故宮博物院，民 84）。

<sup>43</sup> 《漢宮春曉》，1672 年，款彩屏風、六曲，210.6\*597.5 公分，華盛頓福瑞爾藝術館藏。圖取自《清康熙前期款彩〈漢宮春曉〉漆屏風與中國漆工藝之西傳》，頁 6-7。

讀圖》等皆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直至乾隆朝才再次被召入宮廷服務，並且獲得乾隆皇帝極高的賞識；後因身體狀況衰退，於乾隆七年離開皇宮。從康熙時期起就被派遣描繪《康熙南巡圖》、《萬壽盛典圖》等巨幅圖畫，再到乾隆時期受到皇帝的欣賞與愛戴，可見得冷枚在清代宮廷畫院中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且受到皇帝品味的影響，冷枚作品以細緻濃艷的內容為主要特色，以中國題材和媒材為基，參以西洋技法，表現於個人作品中。

西洋的透視法在清代初期傳入中國後，為中國畫家加以利用，結合中國傳統繪畫題材，施以中國繪畫材料，讓畫面的空間處理更富深度；如此「線法畫」的掌握、應用，更是清代中西交流下的成果。而冷枚即是受到當時西畫法影響的畫家之一，供奉朝廷時期，作品常結合透視法與設色上的明暗陰影法，力求畫面上的展現出不同於清代院畫的表現方式。

《仿仇英漢宮春曉圖》即是受到西畫法影響下的作品，無論是在空間的處理上、景物的描繪上，或是在人物的描寫上，都可見其受到西方技法的影響，使得「漢宮春曉」這樣的傳統母題，經由冷枚的精細繪製，別於傳統的漢宮春曉作品。雖標示以「仿仇英畫」來作為主題，內容上卻不同於仇英的作法，仕女們的動作姿態更柔媚纖細，且更富動態感。整幅畫作擷取歷代精華，於非仿古式的臨仿下，加入自己創作新意，讓《仿仇英漢宮春曉圖》更具冷枚個人特色以及時代意義。

此外，我們還可以由這些歷代漢宮春曉作品的流傳，見到明中、晚期到清初，「漢宮春曉」已成為相當通俗的藝術題材，無論是在繪畫作品或是屏風製作上，都可見得以此為母題，來表現宮廷的閑逸生活；意即，若要表現宮廷嬪妃們的生活皆會以「漢宮春曉」命名之，使得「漢宮春曉」彷彿成為亭台樓閣與仕女生活繪畫表現的代名詞。

## 參考書目

### 第一手文獻

1. (清) 竇鎮撰，《國朝書畫家筆錄》，臺北：文史哲，1971。
2. (清) 張庚撰，《國朝畫徵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1067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
3. (清) 胡敬撰，《國朝院畫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第1082冊，上海：上海古籍，1995。
4. (清) 李圖等纂、(清) 張同聲修，《道光重修膠州志》，收入(清) 周來邵纂修，《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南京：鳳凰，2004。

5. 《萬壽盛典初集——奏摺》，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儀制之屬。《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5。
6. 《石渠寶笈》，卷六，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5。
7.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十二，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5。
8. 《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十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書畫之屬。《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2005。
9. 《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乾隆元年至乾隆八年。

## 第二手文獻

1. (清)曹雪芹著，楊家駱主編，《紅樓夢(下)》，台北：世界書局，1973。
2.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10 清代繪畫》，北京：人民美術，1986-1989。
3.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18 漢代畫像石、畫像磚》，北京：人民美術，1986-1989。
4. 楊伯達，《清代院畫》，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
5. 張樹英，《中國清代藝術史》，北京：人民，1994。
6. 周功鑫，《清康熙前期款彩〈漢宮春曉〉漆屏風與中國漆工藝之西傳》，台北：台北故宮博物院，1995。
7. 聶崇正，《宮廷藝術的光輝：清代宮廷繪畫論叢》，臺北：東大，1996。
8. 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
9. 《中國歷代仕女畫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河北教育，1998。
10. 中國名畫欣賞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名畫欣賞全集-清朝(中)》，臺北：華嚴，1998。
11. 王境輪、向斯，《歷代宮廷生活》，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12. 清代宮史研究會編，《清代宮史論叢》，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13. 華彬，《中國宮廷繪畫史》，瀋陽：江寧美術，2003。

## 碩士論文

1. 林煥盛，〈丁觀鵬的摹古繪畫與乾隆院畫新風格〉，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1994年。
2. 梁妃儀，〈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清代仕女畫〉，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2000年。

## 期刊

1. 楊伯達,〈冷枚及其避暑山莊圖〉,《故宮博物院院刊》,1979年1月,頁53-61。
2. 聶崇正,〈“線法畫”小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2年3月,頁55-58。
3. 聶崇正,〈談清代「臣字款」繪畫〉,《文物》4期,1984年,頁195-196。
4. 王耀庭,〈十八世紀宮廷繪畫〉,《故宮文物月刊》11期,1984年2月,頁85-93。
5. 簡松村,〈寫真傳神——中國古代的人物肖像畫〉,《故宮文物月刊》53期,1987年8月,頁103-110。
6. 吳文彬,〈冷枚與陳枚——清畫院中兩位同名畫家〉,《故宮文物月刊》68期,1988年11月,頁70-77。
7. 聶崇正,〈焦秉貞、冷枚及其作品〉,《中國畫研究》第六輯,1990年,頁81-84。
8. 聶崇正,〈清初宮廷畫家黃應詒及其作品〉,《故宮文物月刊》113期,1992年8月,頁30-39。
9. 童文娥,〈清冷枚——春夜宴桃李園〉,《故宮文物月刊》219期,2001年6月,頁72-75。
10.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制度探微〉,《文化雜誌》42期,2002年,頁183-186。
11. 侯皓之,〈活計檔的由來與其中的滿語漢譯〉,《故宮文物月刊》275期,2006年2月,頁74-84。
12. 王耀庭,〈新視界——郎世寧與清宮西洋風〉,《故宮文物月刊》295期,2007年10月,頁4-15。

【表1】「冷枚大事紀」<sup>44</sup>（乾隆元年至乾隆八年）：

| 乾隆元年     |  |                               |
|----------|--|-------------------------------|
| 時間       | 內 容  | 資 料 來 源                       |
| 01.01.09 | 初九日,內大臣海望奉上諭:將畫畫人冷枚傳來,照慈寧宮畫畫人賞給錢糧。令伊將圓明園殿宇處所照畫過熱河圖樣,每處畫圖一張,繪總畫一張,欽此。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如意館,頁477-78。 |
| 01.01.12 | 十二日員外郎常保將畫畫人冷枚家口甚眾,錢糧不足度用,回明內大臣海望,著畫畫人冷枚俟。到圓明園去時,除伊在本庫每月所食錢糧十一兩之外,再給飯銀三兩俟。畫完時,再將飯銀停止。記此。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如意館,頁479。    |

<sup>44</sup> 筆者參考《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乾隆元年至乾隆八年整理。

|          |  |                                  |
|----------|--|----------------------------------|
| 01.01.12 | 於本日員外郎常保將行飯銀知帖已知會過庫上。訖。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如意館, 頁 479。    |
| 01.02.16 | 於本年二月十六日, 太監毛團交: 著照《無逸篇》尺寸, 長一丈零八寸, 寬七尺七寸五分, 著冷枚畫圓明園殿宇處通景, 總畫一張。記此。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如意館, 頁 478。    |
| 01.02.16 | 十六日太監毛團傳旨著: 海望擬賞畫畫人冷枚。欽此。  | Box No.74, 乾隆元年(四)記事錄, 頁 523。    |
| 01.02.17 | 於本月十七日內大臣海望口, 奏, 臣遵旨擬: 得賞畫畫人冷枚官用緞二疋等語, 奏。聞奉旨: 知道了。欽此。                | Box No.74, 乾隆元年(四)記事錄, 頁 523。    |
| 01.02.17 | 於本月二十七日冷枚將官用緞二疋領去。訖。   | Box No.74, 乾隆元年(四)記事錄, 頁 523。    |
| 01.02.17 | 十七日內大臣海望口奏: 畫畫人冷枚有一子, 現今幫伊畫畫, 欲照畫畫人所食次等錢糧, 賞給工食應否之處, 請旨。奉旨, 知道了, 欽此。 | Box No.74, 乾隆元年(四)記事錄, 頁 523。    |
| 01.02.23 | 於本月二十三日員外郎常保來說, 回明內大臣海望給冷枚之子冷鑑三等錢糧及衣服銀兩。                             | Box No.74, 乾隆元年(四)記事錄, 頁 523-24。 |
| 01.04.16 | 於本年四月十六日員外郎常保傳旨: 冷枚現畫圓明園殿宇處俟, 繪總時令郎世寧、唐岱、沈源繪畫。欽此。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如意館, 頁 478。    |
| 01.04.31 | 於本年四月三十一日將冷枚畫得《受月夜眠遲》絹畫一張, 《漠漠水田》橫披一張, 畫畫人沈源持進交。訖。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畫院處, 頁 493。    |
| 01.05.01 | 於本年五月初一日將冷枚畫得《相馬圖》絹畫一張, 《大殊判》橫披一張, 畫畫人沈源持進交。訖。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畫院處, 頁 493。    |



|             |  |                             |
|-------------|--|-----------------------------|
| 01.05.23    | 二十三日司庫劉山久催總吳花資來說，太監懋格交各樣絹畫七十五張，內係：王原祈山水一張、焦秉真人物一張、冷枚人物二張……（其他不錄）。欽此。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裱作，頁 438。  |
| 01.07.22    | 二十二日領催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冷枚所畫《飲中八仙》橫披，照樣著伊畫挑山一張。欽此。  | 乾隆元年（三）如意館，Box No.74，頁 486。 |
| 01.07.23    | 於本年七月二十三日員外郎常保將畫得畫四副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如意館，頁 483。 |
| 01.08.08    | 於本年八月初八日領催白世秀將冷梅【枚】照樣畫絹挑山一張，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如意館，頁 486。 |
| 01.08.12    | 於本年八月十二日將冷枚畫得《萬壽》絹畫一張，畫畫人沈源持進交。訖。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畫院處，頁 493。 |
| 01.12.25    | 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冷枚畫得《雪艷圖》絹畫一張，《海天旭日》橫披一張，畫畫人沈源持進交。訖。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畫院處，頁 493。 |
| <b>乾隆二年</b> |  |                             |
| <b>時間</b>   | <b>內 容</b>   | <b>資 料 來 源</b>              |
| 02.01.23    | 二十三日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高玉交王原祈《山水冊頁》一冊、冷枚《百美圖冊頁》一冊、冷枚《白描羅漢朝觀音冊頁》一冊，傳旨將冷枚的《白描羅漢冊頁》一冊、《百美圖冊頁》一冊照王原祈《山水冊頁》大小尺寸錦面一樣做，再將《白描觀音》上寶收拾去了不用，欽此。 | Box No.75，乾隆二年（一）裱作，頁 98。   |
| 02.04.07    | 於乾隆二年四月初七日將冷枚畫得《搦管構思圖》絹畫一張、《錫飛常近鴉□》絹畫一張，七品首領薩木哈持進交太監毛團呈進。訖。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如意館，頁 494。 |

|          |  |                                  |
|----------|--|----------------------------------|
| 02.04.11 | 於本月十一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托裱得畫二張交太監毛團高玉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75, 乾隆二年(一)裱作, 頁 108。     |
| 02.04.26 | 於乾隆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將冷枚畫得《畫龍作雨圖》絹畫一張, 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持進交太監毛團胡世傑, 高玉呈進。訖。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如意館, 頁 478。    |
| 02.04.26 | 二十六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萊說太監毛團胡世傑高玉交冷枚《畫龍作雨圖》絹畫一張、冷枚《仙人畫》一張。           | Box No.75, 乾隆二年(一)裱作, 頁 111。     |
| 02.05.01 | 冷枚《鉢龍致雨圖》絹畫一張, 傳旨著托紙一層, 欽此。                                    | Box No.75, 乾隆二年(一)裱作, 頁 114-115。 |
| 02.05.07 | 於本月初七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托得絹畫八張交太監毛團高玉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75, 乾隆二年(一)裱作, 頁 115。     |
| 02.06.07 | 於乾隆二年六月初七日, 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冷枚畫得《老嫗解詩圖》絹畫一張持進, 交太監毛團胡世傑呈進, 奉旨托紙一層。欽此。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如意館, 頁 478。    |
| 02.06.07 | 於乾隆二年六月初七日將冷枚畫得《老矢區解詩圖》絹畫一張, 司庫劉山久持進交太監毛團呈進。訖。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如意館, 頁 494。    |
| 02.06.15 | 於本年六月十五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托得《老矢區解詩圖》絹畫一張, 交太監毛團呈進。訖。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如意館, 頁 478。    |
| 02.11.12 | 於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將冷枚畫得《高士跨蹇圖》絹畫一張, 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持進交太監毛團呈進。訖。          | Box No.74, 乾隆元年(三)如意館, 頁 494。    |

|             |  |                             |
|-------------|--|-----------------------------|
| 02.12.26    | 於乾隆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將冷枚畫得《三陽開泰》絹畫一張，司庫劉山久持進交太監毛團呈進。訖。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如意館，頁 494。 |
| <b>乾隆三年</b> |  |                             |
| <b>時間</b>   | <b>內 容</b>   | <b>資 料 來 源</b>              |
| 03.01.20    | 二十日司庫劉山久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著西洋人張純一照、冷枚《相馬圖》畫一張，欽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如意館，頁 145。 |
| 03.02.01    | 初一日首領李久明將冷枚畫得《聖帝明王圖》畫稿十二張持進，交太監毛團胡世傑高玉呈覽奉旨照樣准畫冊頁，欽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畫院處，頁 160。 |
| 03.02.01    | 於乾隆三年二月初一日將冷枚畫得《佇看豐年》絹畫一張，司庫劉山久持進交太監毛團呈進。訖。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如意館，頁 494。 |
| 03.05.02    | 於乾隆三年五月初二日將冷枚畫得《松枝引鶴行》絹畫一張、《福自天來□判》一張，司庫劉山久持進交太監毛團呈進。訖。  | Box No.74，乾隆元年（三）如意館，頁 494。 |
| 03.08.06    | 於本年八月初六日，司庫劉山久將張純一畫得相馬圖畫一張交太見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如意館，頁 145。 |
| 03.08.11    | 十一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御題獨倚篁□鶴籠》傳旨著冷枚起稿，呈覽准時再畫，欽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畫院處，頁 171。 |
| 03.08.17    | 十七日司庫圖拉催總韓起龍等押帖一件，內開本月十六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將冷枚畫成《養正圖》冊頁十副、著唐岱《畫山水》、孫祐孝《畫界畫》、丁觀鵬《畫人物》將持來冊頁十副，稿臨下先畫候冷枚新起的稿，得時畫成一部，欽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如意館，頁 152。 |

|             |   |                                |
|-------------|---|--------------------------------|
| 03.08.23    | 二十三日催總韓起龍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冷枚《開臉像美人》一張，傳旨著丁觀鵬畫衣紋配屋內景畫，欽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如意館，頁 153。    |
| 03.08.30    | 三十日七品首領薩木哈萊說太監毛團交舊稿大小七張，傳旨著冷枚畫臉像，欽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畫院處，頁 174。    |
| 03.09.06    | 於九月初六親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來說太見胡世傑交《養正圖》冊頁一冊計十副，傳旨將此《養正圖》畫不全，著冷枚將不全之畫稿俱各起全稿呈覽，欽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如意館，頁 152-53。 |
| 03.09.06    | 於本日催總白世秀持來《養正圖解》一套計二本，著冷枚照樣起稿，記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如意館，頁 153。    |
| 03.11.01    | 初一日司庫郎正培押帖內開為二月初八日太見毛團交冷枚《大美人》稿一張，傳旨著陳枚畫，欽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如意館，頁 158。    |
| 03.11.07    | 初七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萬方安和玻璃鏡上著冷枚畫畫一張，若冷枚畫得，著伊畫；如畫不得，著冷枚起稿，丁觀鵬畫，欽此。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如意館，頁 158。    |
| <b>乾隆四年</b> |   |                                |
| <b>時間</b>   | <b>內 容</b>  | <b>資 料 來 源</b>                 |
| 04.01.05    | 正月畫院處，初五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冷枚現畫《聖帝明王圖》、《養正圖》，上面像著冷枚畫，其餘另著人畫，再將《養正圖》著冷枚起稿，呈覽俟准時再畫，再著另枚將冊頁、手卷隨意起好稿幾張呈覽，亦准時再畫，再將冷枚現畫已畫院未畫院俱詞候呈覽嗣後，冷枚所畫之畫允面像俱著伊畫，其餘另著人畫，欽此。 | Box No.78，乾隆四年（六）畫院處，頁 212。    |
| 04.01.07    | 於正月初七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冷枚畫稿十張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畫七張，欽此。   | Box No.78，乾隆四年（六）畫院處，頁 212。    |

|          |  |                                 |
|----------|--|---------------------------------|
| 04.01.07 | 《世□絲綸》、《福隨春至》、《渴騎奔泉圖》、《紅線效顰圖》、《英雄奇遇圖》、《芝蘭競秀兒孫繞□》                             | Box No.78, 乾隆四年(六)畫院處, 頁 212。   |
| 04.03.03 | 於三月初三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冷枚《桐陰刺繡圖》畫稿一張交太監毛團呈覽, 奉旨准畫, 欽此。                                | Box No.78, 乾隆四年(六)畫院處, 頁 213。   |
| 04.03.03 | 初三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張明交《春夜宴桃李園圖》一軸, 傳旨照此畫尺寸高於矮一尺七寸、寬於窄七寸, 照樣著冷枚畫一張, 欽此。              | Box No.78, 乾隆四年(六)畫院處, 頁 214。   |
| 04.03.03 | 於本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原樣《春夜宴桃李園圖》一軸持進, 交太監張明、胡世傑呈進, 訖。                                  | Box No.78, 乾隆四年(六)畫院處, 頁 215。   |
| 04.05.02 | 於五月初二日畫得《春夜宴桃李園圖》一軸呈進, 訖。  | Box No.78, 乾隆四年(六)畫院處, 頁 215。   |
| 04.05.12 | 十二日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洋漆□屏上著畫畫人冷枚隨意畫畫一張, 欽此。                                      | Box No.78, 乾隆四年(六)畫作, 頁 227-28。 |
| 04.05.14 | 十四日太監呂進朝將畫畫人冷鑑畫得白描《東漢功臣圖》二十七張持進, 交太監胡世傑呈覽, 奉旨將此畫交芟荷香收著, 再著畫畫人冷鑑字畫人物大畫一張, 欽此。 | Box No.78, 乾隆四年(六)畫作, 頁 228。    |
| 04.05.15 | 於本月十五日將白描《東漢功臣圖》二十七張交太監李以明持去, 訖。   | Box No.78, 乾隆四年(六)畫作, 頁 228。    |
| 04.07.16 | 於乾隆四年七月十六日催總白世秀將畫得《聖帝明王圖》冊頁片十二持進, 交太監毛團胡世傑進, 訖。                              | Box No.76, 乾隆三年(三)畫院處, 頁 160。   |
| 04.07.22 | 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畫得絹畫一張, 催總白世秀持進, 交太監胡世傑呈進, 訖。                                       | Box No.78, 乾隆四年(六)畫作, 頁 228。    |

|             |   |                             |
|-------------|---|-----------------------------|
| 04.08.10    | 於本年八月初十日畫得人物大畫一張，催總白世秀持去，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78，乾隆四年（六）畫作，頁 228。  |
| 04.11.18    | 於十一月十八日太監馬進忠來說太監張明傳旨，要《春夜宴桃李園圖》，欽此。   | Box No.78，乾隆四年（六）畫院處，頁 214。 |
| <b>乾隆五年</b> |   |                             |
| <b>時間</b>   | <b>內 容</b>  | <b>資 料 來 源</b>              |
| 05.02.14    | 於乾隆五年二月十四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冷枚畫得《開臉相》、《桐陰刺繡圖》絹畫二張，隨稿樣一張，交八品官高玉太監毛團呈覽，奉旨著春宇舒和畫畫人，欽此。 | Box No.78，乾隆四年（六）畫院處，頁 213。 |
| 05.02.14    | 於本日將冷枚畫得《開臉相》、《桐陰刺繡圖》絹畫二張，隨稿樣一張，交首領李以明持去，訖。                                   | Box No.78，乾隆四年（六）畫院處，頁 213。 |
| <b>乾隆六年</b> |   |                             |
| <b>時間</b>   | <b>內 容</b>  | <b>資 料 來 源</b>              |
| 06.01.03    | 初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傳旨冷枚有舊手卷稿伺候呈覽，如無舊手卷著冷枚隨意起手卷稿呈覽，欽此。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畫院處，頁 403。 |
| 06.02.12    | 於乾隆六年二月十二日將冷枚畫得《養正圖》稿二十七副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  | Box No.76，乾隆三年（三）如意館，頁 153。 |
| 06.05.01    | 初一日司庫白世秀來說，總管劉滄洲首領，開其里，太監高玉交冷枚絹畫二張、冷鑑絹畫一張，傳旨托紙一層，欽此。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裱作，頁 323。  |
| 06.05.10    | 於本月初十日司庫白世秀將冷枚絹畫二張、冷鑑絹畫一張托得紙一層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裱作，頁 323。  |

|          |   |                             |
|----------|---|-----------------------------|
| 06.06.07 | 初七日司庫劉山久、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冷枚、金昆合筆絹畫一張，傳旨著托裱軸子一軸，欽此。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裱作，頁 329。  |
| 06.06.21 | 二十一日司庫劉山久、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冷枚《思叻醉酒圖》一張、張雨森絹畫一張、沈源《三陽開泰》畫一張、冷枚、金昆合筆人物畫一張、冷枚雪景畫一張，傳旨著俱托裱軸子，欽此。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裱作，頁 332。  |
| 06.06.23 | 二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首領開其里交冷枚畫一張、唐岱橫披畫一張，傳旨著做一塊玉掛屏二件隨悶釘，欽此。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裱作，頁 334。  |
| 06.07.04 | ……帖一件內開本月初四日太監胡世傑交冷枚畫稿二張、手卷稿一件，傳旨著丁觀鵬畫，欽此。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如意館，頁 396。 |
| 06.07.22 | 於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司庫劉山久、白世秀將托裱得合筆絹畫一張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進，訖。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裱作，頁 329。  |
| 06.08.10 | 於本年八月初十日將張雨森山水人物絹畫等三張托得畫三軸，交首領開其里，訖。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裱作，頁 332。  |
| 06.10.05 | 於本年十月初五日栢唐阿六十五將一塊玉掛屏二建安掛，訖。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裱作，頁 334。  |
| 06.11.14 | 十四日司庫劉山久、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宋蘇漢臣《太平春市圖》手卷一張，隨夾傳旨著冷枚、丁觀鵬、金昆、郎世寧等四人按此手卷畫意各另起稿一張，呈覽，欽此。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如意館，頁 400。 |
| 06.12.16 | 十六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傳旨著冷枚畫畫一張，先起稿呈覽准，將再畫畫，□年節要得，欽此。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畫院處，頁 412。 |

|             |  |                             |
|-------------|--|-----------------------------|
| 06.12.26    | 本月二十六日將冷枚畫畫一張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  | Box No.80，乾隆六年（九）畫院處，頁 412。 |
| <b>乾隆七年</b> |  |                             |
| <b>時間</b>   | <b>內 容</b>   | <b>資 料 來 源</b>              |
| 07.01.09    | 初九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冷枚畫一張，傳旨著托紙一層，欽此。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74。   |
| 07.01.11    | 於本月十一日司庫白世秀將冷枚畫一張托得紙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74。   |
| 07.01.12    | 十二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冷枚《娃娃》絹畫一張，傳旨著托紙一層，得時交進貼在建福宮，欽此。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74-5。 |
| 07.01.19    | 於本年正月十九日司庫白世秀將托紙冷枚《娃娃》絹畫一張，交太監高玉，訖。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75。   |
| 07.03.02    | 初二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冷枚《太平春市圖》稿一張，傳旨將《太平春市圖》著丁觀鵬畫，欽此。                                 | Box No.81，乾隆七年（四）如意館，頁 236。 |
| 07.04.03    | 初三日，司庫白世秀將冷枚畫得《養正圖》稿紙樣八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准交丁觀鵬畫《下車問疾圖》好，其餘七張有不到之處，著丁觀鵬更改畫，欽此。       | Box No.80，乾隆七年（三）如意館，頁 729。 |
| 07.04.29    | 於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將照冷枚《太平春市圖》稿畫得畫一張，司庫白世秀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七年（四）如意館，頁 236。 |
| 07.04.29    | 二十九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等交金昆絹畫一張、冷枚絹畫一張、余省絹畫一張、張雨森絹畫一張、程志道絹畫一張、蘆湛絹畫一張、吳棫絹畫一張。傳旨著托紙一層，欽此。 | Box No.81，乾隆七年（五）裱作，頁 15。   |



|          |  |                                |
|----------|--|--------------------------------|
| 07.05.02 | 於五月初二日司庫白世秀將金昆、程志道、冷枚、蘆湛、余省、吳棫、張雨森等絹畫七張俱托得紙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七年（五）裱作，頁 15-16。   |
| 07.08.23 | 二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高玉傳旨著動用造辦處錢糧賞冷枚銀五十兩，欽此。  | Box No.81，乾隆七年（五）記事錄，頁 279。    |
| 07.08.27 | 於本月二十七日賞給冷枚，訖。   | Box No.81，乾隆七年（五）記事錄，頁 279。    |
| 07.09.28 | 本月二十八日司庫白世秀查得冷枚畫稿十七張、手卷稿三張持進，交太監高玉呈覽，奉旨手卷稿內羅漢一張，著沈源畫；《幽風圖》著冷枚徒弟姚文漢起稿；《名園四序圖》著造辦處收著俟。姚文漢起完手卷稿時再呈覽，其餘畫稿十七張著丁觀鵬、沈源畫節畫，欽此。 | Box No.80，乾隆七年（三）如意館，頁 737-38。 |
| 07.10.01 | 初一日副總強錫來說，首領開其里交冷枚人物畫一張，傳旨著做錦邊璧子掛屏，隨倒托掛釘，欽此。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57。      |
| 07.10.15 | 於十月十五日將做得錦邊璧子掛屏一件，隨倒托掛釘，司庫白世秀持進，交首領開其里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57。      |
| 07.10.21 | 二十一日太監王進朝來說首領開其里交冷枚《仙術戲飲圖》一軸，傳旨著配畫斗畫雲畫鸞楣杆，欽此。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65。      |
| 07.11.15 | 十一月十五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首領開其里交冷梅【枚】《共樂昇平》畫一軸，傳旨著配做畫雲畫斗畫鸞楣杆，欽此。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71。      |
| 07.11.18 | 於十一月十八日司庫白世秀將冷枚《仙術戲飲圖》一軸配得畫斗畫雲畫鸞楣杆持進，交首領開其里收，訖。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65。      |

|             |   |                            |
|-------------|---|----------------------------|
| 07.11.29    | 於本月二十九日司庫白世秀將冷梅【枚】《共樂昇平》畫一軸做得畫雲畫斗畫鸞楣杆，著柏唐阿六十五持去，安設在瀛台戛玉徒金，訖。                    | Box No.81，乾隆七年（三）裱作，頁 71。  |
| <b>乾隆八年</b> |   |                            |
| <b>時間</b>   | <b>內 容</b>  | <b>資 料 來 源</b>             |
| 08.01.10    | 於本月初十日司庫白世秀將王原祈斗方十二張、冷枚斗方十二張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15。 |
| 08.03.05    | 初五日司庫白世秀、副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胡世傑交王原祈斗方十二張、冷枚斗方十二張，傳旨將斗方托紙一層，不要裁邊俟，覽准時再將表冊頁，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15。 |
| 08.03.09    | 初九日司庫白世秀、副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胡世傑等交冷枚字畫圍屏一架十二扇（以下不錄）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17。 |
| 08.03.11    | 十一日司庫白世秀、副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胡世傑等交冷枚斗方十二張、張國忠十二張、焦秉貞斗方十二張傳旨著各表冊頁一本，俱在末表落款，先貼樣呈覽，准時再俟，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21。 |
| 08.03.15    | 於十五日司庫白世秀將冷枚、張國忠、焦秉貞斗方各一張，貼得款樣持進，太監高玉、胡世傑等呈覽，奉旨將張國忠款往裡些落款，其餘肆照樣，准落其圖章、准用畫圖章，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21。 |
| 08.03.17    | 十七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胡世傑等交冷枚絹畫八張，傳旨著托紙呈覽，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23。 |

|          |   |                            |
|----------|---|----------------------------|
| 08.04.05 | 初五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胡世傑交白描絹畫十二副、張照字斗方十二張、《涓子養雞》畫一張，傳旨將《涓子養雞》托紙一層，落冷枚的款，其白描畫表冊頁一冊，亦落款冷枚的款，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0。 |
| 08.04.12 | 十二日首領夏安來說首領鄭愛貴交冷枚人物絹畫一張，傳旨著托紙一層，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2。 |
| 08.04.13 | 於四月十三日司庫白世秀將冷枚絹畫八張托得紙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23。 |
| 08.04.13 | 十三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胡世傑交冷枚絹畫美人六張，傳旨著表大畫六軸，各隨雲鸞畫斗楣杆，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4。 |
| 08.04.15 | 於本月十五日副催總達子將冷枚畫一張托好持進，交太監高玉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2。 |
| 08.04.17 | 於本月十七日副催總達子將《涓子養雞》絹畫一張托好持進，交太監高玉等呈覽，奉旨著交造辦處集錦用，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0。 |
| 08.04.17 | 於本月十七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副催總達子將冷枚絹畫美人六條托表，太畫六軸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4。 |
| 08.04.19 | 十九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如意等交冷枚、金昆合筆人物絹畫一張，傳旨著托紙一層，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6。 |
| 08.04.20 | 二十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交冷枚畫斗方十二張、張照字斗方十二張傳旨著表冊頁一冊，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7。 |

|          |   |                            |
|----------|---|----------------------------|
| 08.04.25 | 於四月二十五日司庫白世秀將托表得絹畫一張持進，交，訖。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6。 |
| 08.04.28 | 二十八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常安等交冷枚《東升圖》畫一張，傳旨著托表大畫一軸，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9。 |
| 08.10.22 | 於十月二十二日司庫白世秀將白描絹畫十二付，表得冊頁一冊，托得落冷枚款，持進，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0。 |
| 08.10.25 | 於十月二十五日司庫白世秀、首領薩木哈將冷枚《東升圖》畫一張托表得大畫一軸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9。 |
| 08.11.18 | 十八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張明交《名媛清芳》冊頁一冊隨錦囊、《花鳥畫》冊頁一冊隨緞囊、《畫山水》冊頁一冊隨緞囊，傳旨將《明（名）媛清芳囊》上簽子寫冷枚、丁觀鵬，《明（名）媛清芳花鳥囊》上簽子寫余穉，《花鳥》其冊頁上落款，再《山水畫囊》上簽子寫張雨森，《山靜日長圖》冊頁上亦落款，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66。 |
| 08.12.09 | 於十二月初九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冷枚畫斗方十二張、照字斗方十二張，表得冊頁一冊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37。 |
| 08.12.20 | 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司庫白世秀將冊頁三冊，安人名落款持進，交太監張明呈進，訖。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66。 |
| 08.12.25 | 二十五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張明交冷枚人物畫一張，傳旨著表大畫一軸，隨畫雲斗畫斝楣杆，欽此。   | Box No.81，乾隆八年（一）裱作，頁 488。 |